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獸部二十三

鼠

易說卦曰艮為鼠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耳為鼠

說文曰鼠靈總名也鼯亦名鼠出胡地鼯竹鼠也如大鼯
繙約文鼠也鼯小鼠也鼯精鼠鼠旗具胡地風鼠也鼯鼠土
行伯勞之所化也鼯鼠鼠鼯令鼠也鼯音平

爾雅曰鼯鼠行也鼯鼠以頰裹鼯鼠有毒者鼯鼠夏鼯鼠冬

鼯鼠今鼯似鼯赤黃色大鼯鼠音助鼯鼠形大如鼠
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鼯鼠反鼯鼠豹文鼯鼠音雜鼯鼠采如豹鼯鼠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音孤覓切似鼠而又鼯鼠夷由狀如小狐似日且乳亦謂
大蒼黑色在樹上之端蝠肉翅飛飛生音如

呼人

廣志曰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鼯鼠深目而短尾苗
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大鼠以皮為裘今嘗名其裘為天
鹿裘黃鼠在田野鼠為群害穀來善走凡狗不得惟鼠狼
能得之

左傳曰齊侯將為取滅訖田與之滅訖田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也何
乃弗與由

詩曰誰與鼠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

又曰碩鼠刺重歛也碩鼠碩鼠毋食我黍

又曰相鼠刺无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无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无儀人而无儀不死何
為

大戴禮曰正月田鼠出田鼠者鼯鼠也

詩義疏曰爾雅鼯鼠許慎云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石鼠
大且多力交前兩脚於頭上善跳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
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云石鼠也

詩曰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之鼠也又鼠不食禾苗本又
謂螻蛄為食鼠亦有五伎古今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也
史記曰李斯少時為群小吏見吏舍廝中鼠食不潔近人

按為與也故注云與
之邑此引有取字乃
後人不知為與同義
而妄增非異本也
上云將為下云弗與
五文耳

類聚九五引疏曰下
有樊光謂即四字
抄本能入五三字按者
加勅識說按類聚九
十五引此亦同
類聚故下有致字也
下有魏今河東河北
將也八字詩曰作詩言
此多脫誤故不可通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史
記五案索隱本郡作
鄉今本鄉誤為郡太平
御覽獸部引此作郡

類聚引本
下有單字

已誤類聚獸部引此
正作御經按御覽百
六引正作御王侯
未檢及耳

犬數驚現之入倉見倉中鼠食積粟居大麾下玩人犬之
憂乃歎曰人賢不肖譬鼠在所自處耳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乃笞湯湯掘得盜鼠及肉榜掠訊鞫取鼠與

肉具獄成尸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

漢書曰右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丘嘗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我

不能自保直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故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草實而食之

又曰廣陵王胥將作亂鼠舞王后庭

又曰燕刺王旦將作亂鼠舞殿端門

魚豢魏略曰大泰國有不毒鼠

魏志曰臧洪為袁紹所圍糧乏掘鼠而食之

又曰太祖時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

罪必死意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其父鄧王中謂曰待三

日然后自歸中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

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

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感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

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在庫乎

一無所問

晉陽春秋曰大興中衡陽歐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門四門

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推之

北史曰盧昶為散騎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為案
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嗟怨則
白鼠至自陳時政多勸誠詔書

三國典畧曰齊將詠解律光有三鼠遊於光寢光每投食
與之一朝俱死牀下

唐書曰吐蕃有草石速古世葉長二寸狀如針蒿每莖不
過三四葉其莖蔓其花其根連珠如麥門冬有鼠長於常
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鼠皆收此草為藏多者至數石
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甯給鼠糧其國禁殺鼠殺者輒加罪
俗亦愛之不殺也

洞林曰鄉里人柳休祖父病鼠_疾積年不瘥及困垂命令

兒來從吾乞卦古得願之復察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
之當以鼠出而愈者也休祖兒歸有一賤家奴姓石自言
由來能治此病且灸其三處而止歸尋差有一老鼠色正
蒼黃徑就其前踰伏而不動呼狗嚙殺之鼠頭上有多處
病便差

玄中記曰百歲鼠化為神

鄭氏玄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為蝙蝠

京房易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外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要古曰長居官厭盜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
于地稱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地境圖曰青玉之偽為女人黃金之見為火及白鼠

百性書曰鼠吓人衣領有福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繒戈之患鼠深穴以避薰灌之患

患

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伐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鳥

其名鷓鴣子知之乎鷓鴣伐南海而飛渡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鷓鴣過抑而

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相嚇我也耶

又曰鼯鼠飲河不過腹飽滿腹

文子曰腐鼠在昨燒香於堂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謂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

也耶同義後作耶此引作也利本為是

周人乃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不買曰欲因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因謝不取

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鏹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鏹曰可以粘

鼠

又曰孟賁探鼠穴必噓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

又曰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

淮南子畢術曰狐目里腦鼠其穴以塗鼠被髮向北沉殺

巫鼠夜有巫被髮北向禹步呪

又曰投鼠者機動釣魚者浮機動發也發則得鼠浮釣浮也機動也動則得魚也

又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蒲博其

上遊俠相隨行於樓下博者射明張中友雨稔櫛而笑載

鼠下亦主二九十五引性可證

墮腐鼠而中遊俠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夜乃攻於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

抱朴子曰南海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穴木中其毛可為布

又曰陳世安年十三初為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猶拜安曰得道者當師吾不羞弟子之禮矣死王樂生鼠雖為帝王死不及生鼠

又曰策記稱鼠壽三百滿首則色白善馮人而卜名曰仲仲能一年之中吉凶及千里外之事皆知也

與語曰狡獪之狗吠於廟門社稷之鼠竄於坐側

與語曰俊廬之狗吠於朝門社稷之鼠嚙於堂側

春秋後語曰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軍於闕與上

有闕與聚闕鳥連反與音預成音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

難救也又問樂乘對曰如廉公言又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灌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大則比周此國之社鼠者

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彘耳以其尾非名曰具鼠可禦百毒

郭璞山海經圖飛鼠讚曰或以尾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俟然皆騰固無常所唯神所憑

山海至生馬食十五行抄本無

胡乃辨記類

本艸騷鼠一名隱鼠形如鼠大而有尾黑色長鼻

賈誼書曰鄙談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用
憚不投况貴大之臣近於帝王乎

郭璞注爾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彩色熒熒羣臣
不答子廉郎中軍答曰騷鼠文帝賜縑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鼠萬里厚百丈有騷鼠在冰下
出焉其形如鼠食艸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除

也病其毛長可有八尺可為縛卧之可以却寒治風也其皮可
以柔致其聲聞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所美也所在鼠折輒入此聚

說苑云梁上鼠飽聞長者論

論衡曰人生天地猶魚生泉蟣虱生於人風氣而生馬食

為王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康中會稽郡傷蟻及蟹皆化為鼠大
食稻為災始成者有肉而無骨

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復數
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

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雇
十檐兒來鼠便已逆知之云正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

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人鼠云吾
上屋居柰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同盜二十

萬錢試開庫實如所言奴亦叛去終祚常為商估閉其戶
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今有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

所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
牛皮還東貨之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祚亦絕後遂
富積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如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聽
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縫衣語曰
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
我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述異記曰宋車騎大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蔡吏
鐵者其人善卜公嘗在內齋見一白鼠屋緣梁上乃命左
右射之內置亟中召鐵既至使止亟中何物卜兆成笑曰
已具知矣公曰狀之鐵為之狀曰父色之鼠被明公彎弧

射之絕其左肱鼠孕五子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
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也賜錢一萬

劉敬叔異記曰景平東陽大水求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
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恐而不犯每以飯與
之水勢既退喜夫既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三斤
許珠著奴牀前啾啾如欲語也

又曰南陽趙度少好異術度有白米為鼠所盜乃披頭把
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
敢者過唯止者十餘乃剖腹看臟有米在焉

寶氏家傳云寶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遊於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輝問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對

者此名鼯鼠詔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曰詔案視書果如攸言賜帛百疋詔群臣子弟從攸受爾雅

許邁別傳曰邁小名映有鼠齧映衣乃作符占鼠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齧衣者留不齧衣者去群鼠並去唯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梁州記曰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北有大坑碑文公

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刑登故為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

吐易其腸東廣徵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鷄大去唯以鼠思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出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風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未移袍罕金城見鼠有數頭特諸

小鼠各銜馬屎群移而渡洮灑二水悉上抱罕自是二年

而乾歸徙焉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之山在隴西首陽縣穴入三四尺鼠

在內鳥在外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山石室號金堂內金色有金鼠時見也

金樓子曰齊鬱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板輒得十藍

又曰晉寧縣境內出大鼠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天時將穴

鼠則從山出遊岐敏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稼必盡耗也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嗟乎在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充於

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其為狀也僭悞且吁睢離睽土盪切賜

釋鬚似交縶半垂服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

酒餘歷乃有羸醜寬中音疥瘡偏多女奴計眾中無澈社託忌

器妙解自解借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
高擲登机緣匱盪扉動奔切切終朝轉轉竟夕是以詩人

為辭寔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顧留髮之香澤傷繡值之
斜制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為賦被亦適有
閑居之士倦遊之客絕慶乎以表直素屏左右而尋詩易
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乃群鼠乘間東西攬擲或牀上將
髭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欣欣奕奕
歌覆箱奩騰踐茵席昔將悔慢特無宜適訝天壤之含弘
產此物其何益

前聖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一

據照宋抄本校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獸部二十四

狸 貂 獬 獬 獬 獬

爾雅曰狸子隸余至

說文曰狸伏獸也

禮曰狸者之班然首

又曰狸去正脊

魏志曰清河令徐李龍使人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

獲小獸雖有爪牙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非虎

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晉書曰洛廣為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天恠前尹比日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比日驚廣獨曰願見墻有孔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絕

唐書曰武弘度士護兄子也父卒廬於墓側晨夕哀號有野狸每至弘度齋時必來求食往來馴狎無驚懼時以為孝感

玄中記曰鈆錫之精為狐狸

子思子曰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勿得狐復失狸者也

琴操曰魯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魯未得其首也魯子曰吾書欲見一狸見其

身而不見其頭起而為之弦因而殘形

淮南子曰狸頭似鼠以類推也許慎曰狸食鼠

又曰狸頭上癩癩寒熱也雞頭上癩

抱朴子曰虎尾不負狸身象牙不出鼠穴

本草曰狸肉甘無毒主治濕用毒氣皮中如針刺

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古焚惑曰不吉彼為狸我為

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者

風俗通曰汝陽西門習武亭有鬼魅宿者輒死其免者皆

亡髮北部督部西平郅伯夷到亭上樓宿誦六甲孝經易

本詐跡密拔劍解帶夜有怪異四五箇乘履伯夷以劍帶

繫魅脚呼下燈照見一老狸身赤略無毛衣持下燒殺明

且發錢得所亡髮髻百餘因此遂絕

神仙傳曰藥巴為豫章太守先是廬山廟中有人言語飲酒投梧桐能使宮亭湖中分風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人不復作禮盡不知所在巴到自上表說廟鬼詐稱天官欺損百姓罪當禮治乞以事付功曹臣身行逐捕如不治計恐其復遊行天下所在血食狂病良民以重禱乃至所在推求山川社稷問鬼踪跡此鬼乃到齊國為書生齊太守見之既有容美麗又有才禮學識論經義時在齊人莫不見知太守亦不知是鬼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與太守相見語畢問聞鄉有一女壻明五經諸子可得相見不太守請婿詐病辭不出而巴求之不止壻告其言

吾今日出必死如何女亦怪之不知何以巴知不敢出乃求奏板一枚并筆書符與太守曰以此與賢婿自當出也婿得符流涕與婦辭訣而出望見巴即身體已變為狸而面是人也巴厲聲呵言死狸敢爾何不正汝真形即盡為狸已復曰斬之亦不見斬者而狸頭已斷巴又復言取狸子來須臾太守女所生亦變為狸子即又斬之巴辭還郡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百神與語及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預告百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齋隨刀不見盡兩羊肝而有一老狸眈眈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呼止自與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

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遂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語神曰今職在賴舉若左右貴神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卽無聲

幽明錄曰吳興載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恒往就之客私懷忿怒具以白眇中郎作此甚爲無禮願遵敕語眇以問弟弟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勅令村殺客初猶不敢約厲分明後來閉戶欲縛便變成大狸從窻中出

又曰董仲舒嘗下帷獨詩有客來詣語遂移日舒知其非

常客

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

隋王度古鏡記曰大業七年五月余自御史告歸河中適侯生率而得一鏡六年余歸長安宿於主人程雄家新按寄一婢頗稱端麗名曰鸞鵠余整冠履引鏡自照鸞鵠遙見便叩頭流血云不敢余召雄問其故雄曰兩日前有一客攜婢從東來來時病困因留寄於此不知婢之由也余疑其精魅以鏡逼之遂自陳云本是華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狐狸久行變惑罪當至死近爲府君捕逐逃潛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見養恩厚嫁鸞鵠武與

鄉人柴華意不相愜逃而去東至韓城遂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韓無傲人也遂劫罵鴆遊行至此不意天鏡一照自隱無路然為人已死羞復故形願樂飲而死余因匣鏡置酒悉召雄家類里與共晏此婢大醉起舞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余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復恨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畢化為狸而死

述異記曰陳留董逸有隣女梁榮年稚色艷逸愛慕傾煩貽椒獻寶瑩亦納而未果獲逸鄰人鄭充在逸所宿二更中門前有叩掌聲充臥望之亦識營語逸曰梁瑩今來逸驚躍出迎把臂入舍遂與瑩寢瑩仍求去逸攬持不置申款達旦逸欲留之云為汝烝豚作食食竟去逸起閉戶施

帳瑩因變形為狸從梁上走去

今樓子曰狸之不可棲虎牛不可使捕鼠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色出于零國

廣志曰貂出夫餘

關山圖曰霍山南岳其獸多赤貂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詣闕朝賀獻貂皮

魏書曰鮮卑有貂貂女滑黠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

名裘

魏志曰挹樓國出好貂今所謂挹樓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欲舉國歸吳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異苑曰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身貂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力拔穴曰此物夜出穴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取刀

隋書曰北室韋其俗以捕貂為業南室韋亦多貂

貂切女滑

說文曰狃獸無前足漢津能捕豺狃購百錢

爾雅曰狃無前足郭璞曰晉書大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搗獸似狗一文有角兩脚即此類也或

目如似虎而黑無前兩足也

廣雅曰狃豹也

唐書曰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聰貢狃三頭狃猛健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嘗詣諸道廣求此獸搜踐山谷郡縣告勞防虞籠檻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立盡令逐之及敬宗即位聽復獻之

狃

說文曰狃鼠出丁令胡以作裘

魏略曰丁靈國青狃子曰狃子皮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使吳求狃皮豹犀群臣以非禮欲不與權勅付使

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如馬大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曰狃其行如風見則大風

此字不詳... 命殺之立命... 後穆宗上疑原... 有上又御節... 引但云後穆宗... 立盡令逐之... 氏誤以為... 之立而今本... 書則此又無... 可及故... 字耳

山海經圖讚曰山獾之獸見乃歡號厥性善獲行如矢繳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貓 上空五

詩曰孔樂韓且有猫虎

爾雅曰虎竊毛謂之戲

土蓋 貓或曰竊毛鹿毛也

禮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尹子曰使牛捕鼠不如猫徃暗之捷

北史曰獨孤隋性好恠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轉入隋家每以子日夜祠之猫鬼所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事猫鬼家鬼若降則人面正青若被牽曳隋後赦免死

唐書曰高宗廢王后令宮人宣勅后拜曰但願大家萬歲

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良娣承勅曰阿武狐媚翻覆

至此百千生願得一日為猫阿武為鼠吾猶其冢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悅自是約六宮不許畜猫

又曰泚軍中有猫乳鼠者泚獻之為祥代宗使中官示於

朝宰臣率百僚皆賀其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官徵其狀祐甫立草之略曰禮云

迎猫為其食田鼠也以能除害故列祀典今反乳之是為失常且猫受人食養而棄職不脩亦何異法吏不勤觸邪

疆吏不勤捍敵是天將垂戒故不敢賀衆皆服代宗加其

正直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詁文曰獺如小狗水居食魚偏音編屬也

遁甲開山圖曰霍山南岳其獸多柴獺山邊水故有柴獺

淮南子曰愛獺而飲之酒欲養之非其道言獺飲酒而敗

風土記曰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白獺將有兵動獺出穴

口向人嗥之

魏略曰南蠻皆用獺為冠

鹽鐵論曰水有獺音獺獺而池勞國有強禦齊民消也獨曰

獺群曰獺又如音序神注博物志曰獺如馬自腰以下似音編蝠

毛似獺大可五六斤淳同鄉人吉孟景福中征遼東時連

船左至於海中有編獺跳上船船人皆謂海神共叩頭敬禮

船式武令人云但魚耳可烹而食之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繩之妻也俱行道術各自方勝繩

於是唾盤中水即作鯉魚夫人乃唾盤中便成獺而食魚

繩每共試術事事不如

永嘉地記曰壽山至高常有拾掇者見上有大湖又有自

然音甲若橋多獺異色鳥獸

孝經援搜神記曰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爾雅曰蝟毛頰

淮南子曰鵲屎中蝟爛而添見音參不慘

淮南萬年術曰蝟膏塗鐵柔不拆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有白螭山無石而多螭也

北齊書曰成帝夢大螭攻破鄴城故處境內以螭膏絕之
至後王名緯亡齊之徵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祕刈麥值暴風雨隱於巖石間

避雨去家數里遙見前路有數婦人皆著紅紫襪始覓衣

歌吟而來祕竊謂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

去秘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秘看之其面並無七孔

唯垂烏毛而已秘驚怖仆地至二更秘見怪父不至把火

尋見見祕臥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散走祕

至家百餘日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據照宋抄本校計七頁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三

獸部二十五

雜獸

驛驥

昆蹄

蒙頌

贊

魁

雌

颯

虞

驕

彘

石穀

猶

狔

竹狔

原

天狗

獬

獬

鹿蜀

類

獬

狸力

土螻

謹謹

太平御覽

九百一十三

幽顏

足訾

那父

天馬

鞞

胙

文

開明

窮奇

褶裘

彘

羝羊

囂

長古

谿邊

獯

狃徐

渾沌

檣杵

焦

無損

綢

齧鐵

飛骸獸

破鏡

獠

狃

獮

麇根

兩頭獸

衡

黃要

含利

茲白

虎豹

聆鼠

羸羊

猛氏

飛遽

射干

猥挺

蒲勞

驪駮上音單下音奚

說文曰驪駮野馬屬

史記曰匈奴畜則缺蹄兔驪駮吳驪駮

昆蹄

爾雅曰昆蹄研善升昆蹄孫炎曰昆蹄之馬蹄平如研而善升

昆餘城胡枝蹄研善升獻

蒙頌

爾雅曰蒙頌獐狀郭璞注曰即蒙貴也雖是而小紫黑色可畜捕鼠勝猶九真曰南出之標彌猴

麇

爾雅曰麇切天有大刀郭璞曰出西海天春國有似山狗多力獷惡也

麇

爾雅曰麇如小熊竊毛而黃

堆墟救

爾雅曰邛鼻而長尾郭璞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長數尺鼻露上面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

或以兩指也

颯切聞

爾雅曰颯鼠身長鬚如賊秦之驢郭璞曰颯如鼠而馬喙

康

爾雅曰康迅頭郭璞注曰今建平山中有康如狗以彌猴多鬚能舉石橋人

驕

爾雅曰驕音如馬而一角者騏也

兔切畧

說文曰兔獸似兔青色而大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山海經曰涿光之山獸名兔郭璞曰兔似兔而鹿脚色也

石穀

說文曰穀木類大者以上黃者以下黑食毋猴或曰穀似

祥羊

風土記曰石穀似貉而形短常捕取猴狻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獬豸音狇狇音

猶余救切

說文曰猶獾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猶

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

一狇

魯連子曰北方有獸名為狇生而角當心俯禺其角潰恣而死

一竹狇

徐哀南方記曰竹狇野生長一尺三寸在土穴中常食竹根味如鴨肉

一原

山海經曰翠望之山亦作玉有獸狀如狸一目二尾名曰

原音奪衆聲百種能作可以禦凶也

一天狗

山海經曰陰山濁谷之水有狩獸出焉狀如狸或作白首名曰天狗可以禦凶

一獐婦

之山之山有獸焉狀如虎有爪甲名獐其體有鮮黑也食之不畏風

一獾上音渠下音雙

山海經曰獾獾獸獾猛獸

一鹿蜀

山海經曰祖陽之山有獸狀如馬而白文頭如處而長尾其音如謠歌女人其名曰鹿蜀佩之具子孫

山海經圖讚曰鹿蜀之獸馬質虎文據首吟鳴矯矯騰群
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類

山海經曰實受之山有獸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
兆食者不死

縛訖下音轉

山海經曰基山有獸其狀如牛九尾四耳目在背名曰縛
訖佩之不畏懼

山海經圖讚曰縛訖似羊眼乃在背視之則可推之無怪
欲不恐懼厥皮可佩

狸力

山海經曰拒山有獸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
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士螻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獸焉其如羊而四角名曰士螻

謹謹

山海經曰翼望之山或作玉翠有獸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
謹謹音歡或作原其音如柰百聲言其能作百狸聲或未詳是
可以

禦凶服之治瘴音瘴病音具也

幽頰

山海經曰邊春之物有獸如萬而文背善笑見人則臥名
曰幽頰或作其鳴自呼也智觸物則笑見人併睡

山海經圖讚曰幽頰

足訾

山海經曰蔓之山有獸狀如馬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笑名曰足訾其鳴自呼也

那父

山海經曰灌題之山有獸狀如牛而白尾音如口叫如喚名那父

天馬

山海經曰馬成之山有獸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天馬其鳴自呼也

鞞音那或作能

山海經曰甘棗如之山有獸狀如數鼠而文題數鼠名曰

那
山海經曰甘棗之山有獸狀如數鼠而文題數鼠名曰那
食之治瘦

拙音殊

山海經曰霍山有獸如狸白尾有鬣名拙畜之亡憂

一文

山海經曰放臯之山有獸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名文

開明

山海經曰開明獸身類虎而九尾背人白東鄉立出昆侖

窮奇

山海經曰封山有獸狀如牛而爛毛名曰窮奇食人或云窮奇聞人闢乃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

張揖注上林賦曰窮奇其音如狗嗥

神異記曰北有獸狀如虎有翼名窮奇

謂褭杜音褭

山海經曰堯光之山有獸如人而彘尾冬蟄者名褭褭

如磬山木如人碎見則其縣有役

一彘

山海經曰浮玉之山有獸如虎而牛尾音如犬名曰彘

一羸羊

山海經曰華山之背曰錢來山有獸狀如羊而馬尾名曰

羸羊其胎可以已腊治瘰也

一羸

山海經曰踰次之一山有獸狀如萬而長臂其名曰置

一長古

山海經曰踰次之廿山有獸如萬而四耳名長古峒音

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一谿邊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獸狀如狗名谿邊或作席其皮者

不蟲

一獬豸

山海經曰臯塗之山有獸狀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備兩脚

而四角名曰獬

獬豸下音求

山海經曰餘我之山有獸狀如兔鳥喙鳴目蛇尾見人則
眼眩也賜其名曰狢徐其名自呼見則蟲蝗為敗

一 渾沌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
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而徑過人有
德行而往抵觸鱗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
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居無常咋尾回轉向天而
笑

一 檮杌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方荒中有獸焉狀如虎而身大虎尾
張華注曰言此獸毛皆如豪細猶毛也人面虎足口有猪牙尾長一丈八尺

名曰檮杌此獸

糕音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獸其狀如獅子度食之吹人則
病口中名曰糕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之若天帝
徙之北方荒中也

無損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其狀如鹿豕頭有牙鹿尾善依人求
五穀名曰無損其肉可作鮮使潘呂審肥美而鮮肉懷吞
不入潘盡更添火使後以作鮮如初愈文乃美名曰不盡鮮

綢

神異經曰西方深山有獸馬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

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曰綢須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強牽男
人將上絕冢之上取果并竊五穀食更三合畢而定十月乃生

齧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角足大小狀如水牛皮毛茹食鐵而
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鋼名齧鐵

飛骸獸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翁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
青之絲為繩擊之獸死帝愛而不埋掛之於苑門皮毛皆
爛朽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更以繩繫其足閉於重觀
後數月往觀見繩之所繫處在頭尾背皆飛去有野人於

後數日往觀見繩之所繫處在余背飛去有野人於草間
得其斤脊皆能飛起取還以獻帝乃以野人所獻骨脊及
頭尾之骨舂為粉以蝙蝠和為丸以療百病其丸夜視之
有光服之體有光明

破鏡

漢書郊祀志曰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皇帝用破鏡孟康曰

飲如黃要欲絕其用也

猶端

淮南子曰猶知曲穴亦鳥獸之智

猶

說文曰狔鼠屬善施

吳錄地理志曰建安陽縣多狢似猿而露鼻雨則以尾反塞鼻孔郡內及臨海皆有之

獼獼二切

異物志曰獼之屬捷勇於猿狗面皮鼻微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大雨便以插鼻孔中水不入見人則顛倒頭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觸樹衝石或至破頭折脛俗人罵恃力人云癡如獼

又張揖注上林賦曰獼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

郭璞曰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一名飛生

鼯鼠杜切

異物志曰鼯鼠狀似鹿而角前向入林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前得之皮可作履襪角正四捷南人因以作路林

兩頭獸

盛弘之荊州記曰武令郡西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中時有見之者

獼獼上音胡下音胡

蜀地志曰獼獼獸似猴為獸寄捷常在樹上歛焉騰躍百步五十步若鳥

黃要

蜀地志曰黃要獸一名墀微一名度已也鼯身狐首生子長

太古活群遂其毋令不得飲將有所求而先易此獸則不得矣

含利

張衡西京賦曰呀含利呀化為仙車

鄭氏姻禮謂文譖曰含利為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

議譽

兹白

博物志曰兹白若白馬躡牙食虎豹其身而食虎豹

虎豹

博物志曰逢伯雲所說有獸綠本綠文似豹若虎毛可為

筆

聆鼠

博物志曰丹稟之山有獸焉狀如鼠名曰聆鼠以其尾也

椳羊

張揖注上林賦曰椳羊麇羊也似羊而青

猛氏

孟康注上林賦曰蝦蛤猛氏皆猛名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少毛淺有光澤名蝦

飛遽

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遽天上神獸鹿頭而龍身

射干

郭璞注子虛賦曰騰遠射于張揖注曰騰遠獸也射于似
狐能緣木

一獲挺上音切又音丑

郭璞注子虛賦曰獲挺大獸似狸長百尋

一蒲勞

李善注東都賦曰海畔獸名蒲勞性勇鯨每食於海畔鯨鯨
躍擊之蒲勞則鳴聲如鐘今人多鑄蒲勞之形於鐘上
新
撞作鯨形以擊鐘天子出則擊之

前空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三

據照字抄本校計九百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四

羽族部一

一鳥

周禮曰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六禽雁鵝

又曰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行羽物以飛鳥鴈群中

羽物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歐鳥凡賓客會同軍
旅亦如之

又曰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天蜡謂十二月合取
之羅羅物而素饗之揣細密

又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春鳥藝而始出是
者時鴈化為鳩乃

春鳥變舊為新宜以
養老生氣行謂賦物

又曰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鳥之可養養盛蕃也四時祭祀供

貢鳥物以四時來共膳獻之鳥屬鳥之屬鳥

又曰翼氏翼音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猗之猛鳥屬

置其所養之物於網以時獻其羽翮

又曰折筵氏折音摘又他歷切掌覆天鳥之巢覆也天鳥

以方書十月之號十有一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

歲之號

又曰庭氏掌射國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楛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中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社天射之

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又曰執禽者左首

又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又曰鳥曉色而沙鳴曉音表切

又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口之屬莫

不知憂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

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踳躅焉然後乃能去之

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

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又曰鄉子來朝禮記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

名官何鄉子曰我高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

又曰鳥師木本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曰比王用三豎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又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又曰旅鳥焚其巢

又曰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

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禘鳥獸孳尾孔安國曰乳也曰華文曰乳

日曰求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段切革段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毛毳整理也毛更也短

星卵以正仲冬厥民爨鳥獸氄毛鳥獸皆生毛毳細毛也

周書旅獒曰珍禽奇獸弗育于國

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又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鳩左掩右鳩鳥少

美長醜為鸚鵡二足而羽謂之禽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

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為赤制

又曰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未均注曰陽數五也

序命曆義皇燧人始名物蟲鳥獸之名

尚書考靈曜曰鳥為春候

歸藏啓筮曰金永之子其名曰羽蒙乃之羽民是生百鳥

史記曰秦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

春秋考異郵曰鳥魚者陰陽陽中皆卯生以類類故魚從水鳥從陽凡飛翔羽類皆禽之禽獸皆為陽陽氣仁故鳥鳴公飛於風鳥浮於水故陽氣轉輕動也含三氣故生即春獸者八獸而卯生鳥雜類也

書名脫爾雅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
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
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謂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
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又曰楚襄王十八年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如歸因之上者
王聞而召之問焉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鴈音廣曰羅雀雀音野鳥
也音小臣之樂也何足為大王道哉且稱楚之國大王之
賢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
秦魏燕趙者其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青首小兒鴈費
邾邳者羅雀也外其餘則不足射也見鳥六隻以喻下交

二國故唯王所取王可以賢人為弓勇士為繳時張而射
之此六隻者可得而裹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
非特鳧雁之實也

漢武故事曰武帝作玉堂以玉壁薄椽頭鑄為大鳥黃金
塗長五丈栖屋上

續漢書曰楊震將葬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
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收抱持終不驚駭其鳥五色高
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魏志曰高唐隆臨終上疏諫明帝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
戒異類之鳥育長鸞巢口爪俱赤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時有異鳥行於殿上問群下皆不知

名其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閑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雷有雷以為妖焉

南史曰甄哲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括哭則鳴哭止則止

齊書曰曲江公蕭欣年七歲出齊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欣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

梁書曰何胤退居吳武丘等講經常論禁殺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南史曰海中浮鵠山去地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道士百四十五人年並出百俱在學道遣使獻紅席梁武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名觀其狀則鸞鳥也

又曰梁武帝捨身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衆中自割身以飴饑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綠楣二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

閣前連李樹

後魏書曰波斯國有鳥形如橐駝有羽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馳走甚疾一日能行百里也

又曰彭城王勰從汚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三中

軍大將軍府勳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
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獲所勳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
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
吾亦其一耳此乃大善

北史曰后周盧勳爲渭州刺史鳥鼠山絕山千仞自來乏
水諸羗苦之勳馬足所踐急泉涌出有白鳥翔止飛廳前
孔子而後去人爲之誥曰我有卅陽山飛玉漿濟戎夷人
神鳥來翔

隋書曰煬帝征遼東帝舍臨頓見大鳥丈餘縮身朱足游
泳自若上異之詔虞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
上

又曰大業十二年二月甲子夜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不
止于殿堦至明而去

又曰王世克將欲篡位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
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唐書曰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
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永徽中吐蕃大羅國獻大鳥高七尺其足似馳有翅
而能飛日行三百里能噉銅鐵夷俗呼爲馳鳥上以太宗
懷遠所致田於昭陵乃刻象於陵之內

又曰永徽中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又曰大曆八年有大鳥見於武功縣群鳥隨而噪之武功

縣神策行營將張日芬射而獲之以獻是鳥兩翅有四足
足有爪長四尺三寸其尾色赤形類蝙蝠

又曰大中十年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
而水鳥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
爪象皆紺色其聲曰其人呼為其蟲

莊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文子曰有鳥將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
即無得鳥時

孫卿子曰鳥窮則喙人窮則詐

淮南子曰鳥排空而飛獸厥實而走

又曰射者被鳥鸚之弓不基衛之箭重之逢蒙之目巧以

要飛鳥猶不身羅者竟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
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死餌之鈎不可以得魚待士
禮不可以得美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

又曰繫舟水中鳥聞之高翔魚聞之沉淵

其當道者雖遠弗釋

又曰鳥不干防者雖近弗隸鳥隸之屬是也當道謂

又曰夫飛鳥本巢狐狸穴巢者巢成而得宿焉趨捨行義

亦人之所棲宿也

又曰鳥魚皆生於陰屬於陽故鳥魚皆郊魚遊於水鳥翔
於雲

又曰羽鳥加生飛龍羽加羽虫之先也飛龍生鳳皇鳳皇生蜚龍龍之有目者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也

又曰蒲且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鸞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也

又曰羽者嫗伏毛者孕育

淮南萬畢術曰人面擊地飛鳥自下取藥木為人形似鳥而血塗人面以擊地

形自

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群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

鳥鳥聚軍中將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

集軍中莫知其名敗軍也

阮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主而翔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爾已來一弛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好女使顏涿聚主鳥而亡公召吏殺之晏

之一罪也諸侯聞之以君重鳥輕臣三罪也公曰勿殺

春秋後語淳于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而獸同足者俱行

各有儔也

又曰魏有吏羸脉者與王處廩下仰見飛鳥引弓虛發而

鳥墮下魏王恠問曰何以得至此羸脉曰此藥生也王曰

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其鳴悲其飛徐者故瘡痛也

類聚今本晏子春秋作燭鄒本晏子及類聚九均不合蓋有節文

公曰勿殺按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引御覽尚有而謝之字不知其據何本再按孫傳得四百五十五引說苑之文

其鳴悲者又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華餘也先被傷而餘瘡未差故聞弦聲而舊瘡驚而墮也五達切創與瘡同又曰燕王使騎劫代將樂毅奔趙士卒離心田單乃令城中食者先祭先祖於庭中飛鳥悉飛舞其上啄食其燕人皆恠之

穆天子傳曰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春春山春山飛鳥之所栖春春清水溫泉飛鳥百獸之所飲食

家語曰孔子在衛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對曰此哭非但為死又為生離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

又曰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蒼鳥

又曰稷維元子帝何篤授之水上鳥何煥授棄煥溫鳥以羽翼覆鳥溫之

白虎通曰鳥所飛何鳥者陽也飄輕故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物名明為人所禽制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鷄火之體凡鳥生於水

衝波傳曰顏淵子路於洙泗見五鳥色由楚之鳥也見見

日故焚焚

廣志曰東齊多鳥爵千百為群小戶種植咸以爵為患

文士傳曰張衡有工藝常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

飛數里社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又曰稽山之陰雷葬鳥聖人化感鳥獸故象爲民佃春耕
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故縣官禁民不得殺傷此鳥犯者
刑之無赦

會稽典錄曰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
十三喪方年十四書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此葬年
十七鳥鳥集聚猛獸乳其側

幽明錄曰符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栢上有一鵲白
鳥似鵲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樹上取鳥未至
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飲之鳥不得去續紛一食頃鳥
轉欲困射師引弩射三矢蛇墮而鳥得颺去須臾雲晦雷
發驚耳駭目而鳥向其上毛落紛紛雷息雷滅鳥亦高飛

十州記曰祖波州有不死之草似菰苗秦始皇時死者橫道
有鳥如鳥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而遂活也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華山有井鳥巢其中金啄黑色而圖
趨此禽見則大水

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鳥
先鷄鳴而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人犁格也

又曰夏七月有鳥名穫穀其聲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把上岸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四 據照宋抄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鳳

鸞

鷟

鷩

鷮

鳳

春秋演孔圖曰鳳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鳥鳳

禮運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獮_切必

又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又曰四靈為畜何為四_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又曰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

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其餘鳥獸之郊胎

皆可俯而窺也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妻占子曰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又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司曆者也注預注曰鳳知

詩曰鳳凰于飛颯颯其羽鳳凰鳴矣於彼高崗梧桐生矣

於彼朝陽

又疏曰鳳凰鳥一名鸞鷟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書曰箫韶九成鳳凰來儀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爾雅曰鷩鳳其鷩鳳

郭璞注端應鳥鷩頭蛇頸燕領龜背魚彩色高六尺

大戴經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鳳集於林苑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鳳凰翔

春秋運斗樞曰天意得鳳凰翔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維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

鳳凰皇御置圖帝再拜受圖

又曰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

為匣長三尺廣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圭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

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作樂六英乃令人奏之鳳凰鼓翼而舞

又曰黃帝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又曰燕雀為鴻鵠鳳凰慮則必弗得矣其所求者瓦扎之

間巢屋之醫尉爾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天明命一道修德惟仁

見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凰何如

天老對曰夫鳳之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

身鸞頤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採義足

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食有質

飲有儀往即文來則善游必擇所饑不妄下其鳴也雄曰

節節雌因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音舉

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夫唯鳳能究萬物通天地象百物

達五音成九德覽九州觀八極則有福備文武人聖皆服

故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

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就之得鳳象之

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

帝乃服黃衣垂黃紳戴黃冠鳳乃上帝東園集樹食之鳳乃蔽日而至

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沒身不去尚書考靈寶曰通天

文者明於明也審地理者昌昌猶盛也明者天之時也昌

者地之財也明王治鳳下之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閣謹

今本外傳無此文
與說苑辨物篇所
載有異天中記
五六引標韓詩說
苑蓋復引外傳於
類書而以說苑為
校故不可盡信為
韓文今擇此文脫
誤有述可尋者始
據彼引相校記於
上下方亦不詳也

天中記引作天祉
象百狀
遊作道亦有律字
孫毀古微書二引
柳覽作天鳳為
能究萬物通天地象
百靈達五音至極
十字與此刻本同下
作見則有福德備
文武人聖皆服是孫
氏所見御覽與此
本刻本小異

天中記稽首下有
曰字類聚亦無

類聚九十九引此
命字作是

類聚採作按
梅作挾是

天中記德下作
去則有安貝則
有福下接此九
州二句下作備文
武正王國嚴照
四方仁聖皆伏此
脫誤不可謂疑
當作貝則有福
備文武正王國
嚴照上人聖
皆服

於樹注曰榮名言中之御門曰閣鳳皇

又曰堯即政七十年鳳凰止於庭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

鳳凰巢阿閣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義百獸鳳皇晨百獸晨鳴也

尚書帝驗曰舜受終赤鳳來儀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凰巢其樹

論語摘襄聖曰鳳有六象一曰頭象天二曰目象日三曰

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

曰口色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訕伸五曰色

彩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稅鈎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

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

援

曰即都知我者惟黃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珠

注曰緯五緯也度天度數也周當作宋采色好也戶所由

出入陰陽出入赤閉戶善哉應天示與平也賀世慶賀於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鳳黃皇

孝經鈎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計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鷄頭鸛喙

蛇頭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齊于中官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

鷄頭鸛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

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儀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

太平御覽

卷之九百一十五

三

按皇王部引與同王海祥瑞門五引亦同百獸晨鳴對成文孫氏古微書引中候考河命作百獸晨鳴皇司辰注如雞司辰可證此當作雞鳴晨乃有文也

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門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簫
笙

又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

史記曰四海之內咸戴舜功興九韶之樂四鳳皇翔天下
明德自虞帝始

漢書曰昭帝元和三年鳳皇集東海使祠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翔於所集處得玉寶
迺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論衡云宣帝時鳳皇至五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詔

曰威鳳為寶威儀也神爵四年鳳皇集社陵

又曰帝祠后土鸞鳳翔翔

又曰五鳳二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文章

五色留十餘日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其

鳳皇聖瑞始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集潁川郡群鳥從之蓋地數頃留

十七日乃去章帝時鳳皇二千九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上賜帛各有差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皇十三見明帝鑄銅鳳皇

高三丈餘置殿前

吳潛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鷹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為鳳凰改年為鳳凰元年

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遷守尚書令勗又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固固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也

晉陽春秋曰昇平四年鳳凰將九子見鄆鄉之豐城閣復見眾鳥從之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子孫集會任其戲適僧道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基既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凰簪連奪取於懷亦復不較父弘稱其長曾

又曰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謝鳳子超宗嘗候

虔仍往東齊詣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

公答曰慈書比大人猶鷄之比鳳

又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盛德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

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甚愛賞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

門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整之室復有異物也道隆

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時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

徒跌還內道隆謂儉覓毛至閣待不得乃去

又曰元嘉十四年春鳳凰二見于都下眾鳥隨之改其地

曰鳳凰里

又曰何承天為著作佐郎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

川荀晉仲子朝之常呼為姝母承天曰鄉當為鳳凰皇將九子
姝母何言耶

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凰
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凰

梁書曰武帝初平東昏入于闕武堂是日鳳凰見
又曰天監初鳳凰皇見建康縣同夏里又集南蘭陵

隋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末興三年九月鳳凰翔于東
關民因歌之曰鳳凰皇于飛其羽翼翊我聖后其齡萬億

唐書陸翹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色
紙著鳳口中鳳既啣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徊轉鳳

凰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

又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凰二頭石虎將
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於水中一頭鐵釘釘足似金存

二石偽事曰昆降說鄴中有鳳凰皇將九鷄在延明門石外
西道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
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

鳳凰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隆之
唐書曰薛收從子元敬選部郎邁之子也亦有文學為收

之亞初大業末薛德音及收元敬俱有才名時人謂之河
東三鳳

又曰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群鳥數百隨之東北

飛向蒼梧山

又曰太宗時莒州言鳳凰皇二見群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又曰太宗常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臣乃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憇翮朝陽晨遊紫霞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疾天衢而遠翔

徐整正曆曰黃帝之時以鳳為鸞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十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

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纓仁右智左賢

文子曰主有積道德天與之地助之神鬼輔之則鳳凰翔其庭也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鳳凰覆上作為青角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必也適崑崙之疏圃欽砥柱之

涿瀨遭迴濛汜之濬當此之時鴻鵠蒼鶴莫不彈驚伏竄

注啄江芥又况燕雀之類乎昔者二皇鳳至於庭義禮農

三代鳳至於門三騫馱周室鳳至於澤德彌磅所至彌遠

按者於鳳凰
雨字旁加勳
以謂說不
知世人事部
新聖祥瑞部
引同非誤倒
也今本尚子
前藏高作有
鳳有禮乃後
大所改說王
世論書雜志
尚子七

德彌精所至彌近

抱朴子曰夫木行為仁為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

金行為義為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為禮為赤鳳背

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為智為黑鳳育黑故曰向智也

為信為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凰常

居其國而生乳焉

又曰麟鳳以形為別夏后始食鳳卵而鳳去則鳳有種明矣

矣

又曰鸞鳳食穀粒於庭則受辱於鷄鶩也

鷓冠子曰鳳鷄火之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任子曰鳳為羽族之美麟為毛類之俊龜龍為介甲之長

槓稱為眾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燕鳥自飲鳳鳥自舞鳳卵民食之

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首

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

楚辭曰鳧雁皆喞夫梁漢兮鳳逾翽而高舉眾鳥皆有所

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集欲御枝而亡言兮宜君之渥

洽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世食

又曰為鳳凰作鷄籠雖斂翼而不容

又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覽盛德

而後下宋玉對曰聞鳳鳥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呼窈

冥之中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龜

龜背鸞鶴鷄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翔四海之外

過崑崙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安寧從

聲也飛則群鳥從以萬數故古鳳作鵬字鷗鳥也其鷗皇

一曰即鳳皇也鳳者羽蟲之長也

漢武內傳曰西皇母曰仙之藥有九色腦鳳次藥有蒙山白

鳳之脯白

白虎通曰鳳皇禽之長上有明王太平乃來

西京雜記曰楊雄讀書有語之曰無為自君苦玄故難條

忽不見雄看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項上而滅

楊子法言曰鳳皇踳踳匪堯之庭或曰君子在位曰若鳳

凰治則見亂則隱

太元經曰鸞鳳不遷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醜婦以明

鏡為害無所逃其陋

論衡瑞指篇曰鳳凰皇麟皇為聖人來即是聖人之禽也按

聖人遊於人間麟鳳亦應與衆鳥同何故遠去中國處於

邊外

翟贛易林曰神鳥五色鳳皇為主飛集於王谷使君得所

又曰鳳有十子同巢其母懼以相保

又曰鳳生五鵠長于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

世民始食郊孟虧去之鳳凰隨舞止於此山多竹長千仞
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
浮不越也上多鳳麟數萬餘群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
作膠名之謂集絃膠或名連金渥能連弓弩斷弦刀劍斷

斫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

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

列仙傳曰蕭史教弄王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
凰來至其屋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皇一日一夜皆隨鳳凰
飛去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裘一曰煥其

二曰暄肌常以禦寒至厲王未知寔此物流于堯人得而

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青鳳毛贖罪免死片毛則准千金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凰集

其庭相人韋敷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李彤四部曰野鳥山俗傳曰鳳死於上歲七月至九月群

鳥常來集其上

一鸞鸞

國語曰周之興鳴于岐山

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三輔決錄注曰太史令蔡衡云色切多紫者為鸞鸞左思

吳都賦曰鸞鸞集宮殿官府冠

羽有神雀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賈逵博
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
岐嶺鸞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宣王曰周之興
也鸞鸞鳴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
降之徵也

唐書曰張鸞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
色大鳥五色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
紫文鸞鸞也為玉之佐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以為名
字

鸞鸞

山海經曰南禺之山其鳥鸞鸞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三
日三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鸞鸞
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於是鸞得腐鼠鸞雛過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梁國相嚇
我耶

鸞鸞

倉鶡解語曰鸞鸞神鳥飛竟天漢以為侍中觀雜子解語
曰鸞鸞似鳳凰

史記曰孝惠郎中皆冠鸞鸞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鸞鸞山鸞也利距善關光色鮮明五

色炫耀

楚辭曰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雀與鷓鴣朱雀鷓鴣神俊之鳥也動以神

物自喻當差鷓鴣非能冲天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掩翡翠射鷓鴣鷓鴣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據舊抄本校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羽族部三

鸞 鸞 鶴 鶴 鴻 鴻

鷓鴣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鸞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鸞

詩含神霧曰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則鸞臻

尚書中候曰黃帝軒提象鸞鳳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鳳見

孝經搜神記曰德至鳥獸則鸞鳳舞

搜神記疑授神契之誤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日自負土成墳種母樹千株鸞鳥栖其上白兔遊其下

又曰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皇鳳皇二鸞鳥集原縣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止亭官闕阜便椽沙壘為雅樂聲鳥舉足垂翼

北史後魏柳楷對蕭寶寅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且謠言曰鸞生十子九子段一子不段闕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理當闕中何疑慮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歌之野鸞自歌廣州

又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形如翟而五采以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說文曰鸞者聖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鷄形鳴中五音頌聲

作則至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氏羌獻鸞鳥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鳴中五音肅肅

雍雍喜則鳴舞人君步行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

敬讓節禮親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

以和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次藥有靈丘蒼鸞之血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鳳似庇得其歡樂

括地圖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有食其卵去九疑四方

一千里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至

至則國安樂

決錄注曰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識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

至者有大鳥高五尺鷄首鷄首鷄首鷄尾五色備舉而多

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為

鳳太矣史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者

鷄多青者鷄鷄白者鷄鷄今五色多青乃鷄非

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避位辟繕繕不起

車類秦書曰符堅時關隴人安百姓豐樂民歌曰長安大

街兩邊種槐下走麒麟輪上有鷄栖

崔駰七言詩曰鷄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象食

竹實飲華池

也也太鸞鳥詩序曰駱賓王結屋峻祈之山獲鸞鳥王與

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飭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歲

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

言鸞觀影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

一鶴

韻集曰鶴善鳴鳥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易周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左傳曰狄人在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印

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毛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也臯身臯

而名者

詩義疏曰鶴大如鴉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
啄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當夜半高
鳴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春
之鷄鳴時亦鳴

漢書曰王莽以鶴隨漬穀種孝仙

後漢書曰鄭弘傳孔聖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為
仙人取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
弘識其仙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
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呼為鄭公風也

晉書曰稽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稽紹

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耶

又曰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
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
時常有雙鶴到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

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為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
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入風舞遙翻九野弄
清音一摧雲門志為君苑中禽

梁書曰庾盛母好鶴盛在位營求孜孜不息一日雙鶴
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莊子曰鳧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列子曰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插且子之弋弱織乘風振
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
人不聽之鶴鷄時夜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抱林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鵠小人為
蟲為沙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
禮言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

唯畏海鵠鵠遇即吞之亦壽八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
琴操曰高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妻聞之

中夜驚起倚戶悲肅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云痛因愛之夫

離歎別鶴以抒情故曰別標

論衡曰藝增篇鶴鳴九臝之澤聲聞于天此增益也按鶴

鳴參天人則不聞鳴在于澤云何謂乎

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歎曰今欲聞華
亭鶴唳不可復得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飛而冲天

世說曰劉惔祖少為殷中軍所稱稱之於庾公庾公欣甚
便取為佐引見獨坐榻上與語劉所對殊不稱庾少失望

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

試使駐來羸耗而不能舞故稱云

又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翮翦不能起復乃舒翼又顧視之如似懊
悲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為人作耳目近詭乎養
翮成遂放之

述異記曰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
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為
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即含粟哺之飲輒含水含之先
令其飽未曾亡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
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飽之又於
庭中蹇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風土記曰鳴鶴飛露此鳥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通
適有聲因即高鳴相驚移從所宿處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陽因金氣依火
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
十年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頂赤
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
翹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
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主之氣內養故不
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
人之麒麟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精高鼻短喙能
音故頰能音也耳長頸促身燕鷹鳳翼雀尾龜腹軒前垂

後高足羸節洪骨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復七年羽翮俱復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舞應節後七年晝夜十二時鳴聲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汚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群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皇翔於甸穆天子傳曰至於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燕食燕王嘗畢以與女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豈我不忍又生乃

自殺闔閭痛之苑葬於西昌門鑿地為女墳積土為山文石為郭金鼎玉林銀樽珠櫛之寶日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漢武帝內傳曰宣帝驛位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比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

又曰蕭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為廟時時往

祭之有白鶴來止

李尊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茅曰吳去有母在不復得救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時雨灌旱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遊邠原別傳曰邠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能羅矣永嘉郡記曰沐溪野青田中有雙白鶴年年生伏長大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荆州記曰衡山有三峰極秀一峰名紫蓋峰清天明景輒

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清嚮亮徹

神鏡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有雙鶴素羽儼然

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水懸注遙望如倒掛白鶴因以為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高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妾被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自摧頽

唐書曰天寶中華陰郡奏白鶴見於西嶽五福峰

又曰至德中肅宗降誕之辰有慶雲屬天白鶴飛舞於上所居殿宇翱翔三十餘匝而去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生江海俯喙鰓鯉仰斷
菱藕奮其大翮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射者方修
弧矢治矰繳將加已於萬仞之上故書遊江湖夕調鼎俎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
五德君猶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近也未若黃鶴一舉于
里止君園池喙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
將去君黃鶴舉矣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

圜方

述異傳曰荀環字叔瑋潛栖却粒嘗東遊越江夏上望西
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

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王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渺
然煙滅

韓子曰師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悲
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如之得聽清
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乎師曠不得已援琴一
奏有玄鶴二雙從南方來而集於廟門之外再奏成行而
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音公大悅提觴起爲
師曠壽其後大旱

孫氏瑞應圖曰玄鶴者知音樂之節至

又曰黃帝習崑崙以舞衆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伏候古今注曰鶴于歲則變蒼又于歲則黑所謂玄鶴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雄一雌以潭皐之粟餵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左思吳都賦曰青鶴鸞鶴

鴻

禮記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取其飛有行列舉於其首以驚衆

又曰孟春之月鴻雁來鴻自南方來將北及其居也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來賓言客至來去也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昆曰服而朝日旰不召

初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服侍命旰而射鴻於園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如戚宿孫文子也

毛詩曰鴻鴈美宣王也大曰鴻小曰鴈

又曰鴻飛遵諸公歸無所

毛詩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

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令人直謂鴻也

周易漸曰初六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威

儀吉鴻水鳥也適樂之義始於下而升故以鴻為喻儀可貴也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渴使者於道飲鴻而失之使者至

楚曰臣欲亡去為兩使不通欲披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

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為客

史記陳涉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

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

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魯連子曰展毋所爲魯君遺齊襄君鴻至甯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毛物可使若一結給置鴻也答曰吾非不能買鴻是上隱君下蔽罪也

尸子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鷖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鴻卵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以盛鴻毛於繩囊可以渡江不溺也

揚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新論微子操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

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浮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修

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

又曰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已

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非平是也

博物志曰鴻鵠壽千歲皆胎產也

晉書隱逸傳曰郭瑀燉煌人也張天錫使蓋公明徵之瑀

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

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就徵

隋書曰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孝也爲孤鴻賦以寄其

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便見知識音聲受群公之
眷年登弱冠補就朝列談者過悞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
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嘔吹長其光價
而才本鶩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絆朝市且
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殄和有少氣之
病分符生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濱沃野彌望賈務既屏魚
鳥爲隣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金置
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
羽儀盛也

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

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

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初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
鶴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啜味糝糗雞
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
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息慰

一鵠

史記曰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
空籠以獻楚王曰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
之而飛去吾欲刺腹絞頸而絕恐人議君君以鳥故令士
自殺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
欲越他國存亡痛吾兩主使不得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說文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澤獻鵠於齊其事同

宋書曰桓祖善彈為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
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
而去

南史孝義傳曰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劉俊廣州參軍孝性
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
遂飛去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
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
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
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為不好士乎對曰

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毳益

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

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抑皆背上之毛腹下之

毛也新序云晉文公遊西河舟人固桑樹說苑曰

離騷曰綠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曰也修玉鼎以

事於湯湯之錄異記曰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莽也

吳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

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遊者加刑焉遊者曰臣

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鵠安知王之惡此也可謂知有

用之周鳥未寤無用之周鳥矣乃取而騎之遂翻然而飛

用之周鳥未寤無用之周鳥矣乃取而騎之遂翻然而飛

去莫知所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有樓先之術嘗元會至耽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隻履耽乃還坐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其惡之便以狀列民遂至誅滅

異苑曰大亨二年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鵠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抱朴子曰千歲之鵠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純白將盡成

列仙傳曰陵陽子安死葬山下有黃鵠來栖其冢邊樹鳴聲呼安安

又曰魯陶門女者少寡養姑紡績爲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禽鳥尚然况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來

楚辭曰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伏候古今注曰漢惠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漢書曰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蕭兮行踰踰金爲衣兮菊爲裳白顧薄德

愧爾嘉祥

廣志曰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爲祥

魏武樂府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楊州獻黃鵠鵠五徙之于玄

武堂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淮南子曰鳳凰曾遊萬仞之上鴻鵠鵠莫不憚驚

郭璞賦曰晨鵠天鵠此鵠屬也

一 鷓鴣

穆天子傳曰鷓鴣飛八百里郭璞曰鷓鴣屬也

管子曰鷓鴣之舍一鷓鴣之通遠

楚辭曰鷓鴣鳴折而悲鳴

張衡西京賦曰鷓鴣仰而不建鷓鴣音昆也

嵇康琴賦曰鷓鴣遊絃千里別鵠

張華鷓鴣賦曰鷓鴣竄於幽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據舊抄本校計十二頁

卷九百一十六

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羽族部四

鴈

上三

五色鴈

上三

白鴈

上三

雉

上三

白雉

上三

射雉

上四

鴈

上五

禮記曰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鴈北鄉

儀禮婚禮曰下達納采用鴈

又士相見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以布維之以索而執雉

知鴈

又聘禮曰私覲出如舒鴈

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也

左傳曰昭元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里又

使強委禽焉

禽也納
未用鴈

毛詩曰雍雍鳴鴈旭日始旦

尚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孔傳曰大
夫執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蹠

郭璞曰指間
相著

春秋說題辭曰鴈之言鴈鴈起聖以招期知晚蚤故鴈南

北以陽動也鴈音聲貌也聖上聞鴈有動

春秋繁露曰凡贄大夫用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

鴈有行列故以為贄

廣雅曰鳴鴈會鳴鴈也

周書曰白雉之曰鴻鴈來鴻不來遠人皆畔小寒之日鴈

北鄉鴈不比鄉民不懷至

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見漢使使

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

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遣武還

漢書曰梁孝王於睢陽園中作鳧鴈池

又曰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後漢書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

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

在郡食鴈美乎

北史曰齊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明月

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又曰尉遲迥之亂也隋將史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

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
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三國典略曰徐思王壽陽人家本寒微以捕鴈為業

晉史曰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
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號之朱落鴈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而不敢問
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
及邑舍故人家故人嘉具酒肉令堅子殺鴈烹之堅子請
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公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

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嘆曰周將處山材與
不材之間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代激

山海經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
在孔子孔子乃逝

賈誼書曰鄒穆公令食邊鴈必以秕無敢以粟

說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友歸取鴈以賀曰吾得社
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又曰齊晏子對景公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

又曰大夫以鴈為贄鴈者有長幼之禮士以雉雉者取其

不可狎服庶人以鴛鴦以其無他也

白虎通曰贄用鴈者取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

揚雄方言曰自關而東謂鴈鳴鴛鴛南楚之外謂之鴛鴛或謂之倉鴈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會稽典錄曰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為越南太守常有雙鴈止宿廳事上每出行輒飛逐車卒官鴈逐器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二年乃去

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北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固因名曰鴈塞

盛弘之荊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蕩望崖迴翼唯一處爲下翔鴈達塞矯翼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筍山上有湖周迴十里有石鴈浮出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十三州記曰上虞縣有鴈爲民田春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荊州圖記曰沮陽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里脩巖遐亘擢幹干霄鴈南翔北歸偏經其上士人由茲改山名焉

五色鴈

上卷五

漢書郊祀志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鴈集殿前

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鴈

白鴈 上卷五

左傳曰哀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鴈而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以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者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

彭叔夏文苑英華詳證事誤云藝文類聚引莊子太平御覽引說苑並載梁君欲射白鴈至以鴈殺人乎全莊子無此文而新序載之非也也總按御覽四

龍登車人呼萬歲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

晉書曰載記建元初石秀龍饗群臣于太武殿前有白鴈百里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

雉 上卷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為雉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士執贄鄭玄注曰取其

儀禮士相見曰士相見之贄各用雉士贄用雉者取其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雉曰疏趾

又月令曰孟冬雉入水為蜃

又曰季冬之月雉雉雞乳

左傳昭四曰邾子云丹鳥氏司閉五雉為五工正杜預注

百五十七條引莊子此條引新語疑新序之譌然今本新序三之文與此有異及與引莊子條同惟公孫龍作擊耳按吳淑事類賦注引此亦作新語惟文有刪節隋志新語十二卷顧譚撰疑此及吳引即其書前校語非

鷲維者立秋來立冬去入
水為蜃五維今有五種也

又曰叔孫豹奔齊齊庾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予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毛詩邶柏舟曰雄雉刺衛宣公淫亂不恤國政也雄雉于
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

矣君子實勞我心

又曰有瀟濟盈有鳴雉鳴雉鳴聲

又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又節小弁曰雉之朝雉尚求雌

又甫田車轄曰瞻彼中林有集惟鷓

毛詩義疏曰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

有鷓

周易鼎卦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吉○又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又曰離為

雉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蟲雉也五

又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爾雅曰鷓諸雉命雉雉五色離雉長尾走鳴雉黃色鳴鷓

雉似山雉而小冠背毛秩秩海雉如雉而黑鷓山雉尾長

翰雉鷓雉今曰鷓江東乎雉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曰翬學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鷓鷓

也雉南方曰鷓音縉衣北方曰鷓音縉衣西方曰鷓音縉衣

方雉之名也雉之暮子為鷄晚生者也今音所旬切呼少鷄為鷄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編髮重譯至者六國周書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小暑後十日雉始雊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注曰其祠城則若雄鷄如淳注曰野雉也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常以夜光若流星從東南集於

漢書曰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于殿庭歷階升堂而雊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螟蛉不入中牟河南

尹表安疑其不實遣人怨椽肥親驗之恭隨親行阡陌坐

樹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將

雛親嘿然有頃與恭訣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

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府掾

父留但擾賢者因還府以狀白安

魏志曰管輅至王弘直許有雉飛來登直內柱頭大不

安令輅作卦輅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為渤海太

守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表一領詔於殿

前燒之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

也開根之雉側有蛇蛻焉

又曰涼武昭王暠卒子歌立春有双雉飛出宮內

北史曰後魏裴安祖閒居養志不出城邑會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如晉陽穆后將從辭胡太后于北宮有雉集于御牀有司獲之不敢以聞

又曰梁臨賀王正德其妹長樂公主太子家令謝悽之妻也姿容國色悅而報之生子二人乃燒主第投婢於火照

言主死黃門郎張準有雉媒正德見而奪之準於重雲殿法曹所罵之曰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何可略奪太子綱忠梁主聞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準罵乃止正德既出以雉還之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鷲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雉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

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欺之乎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鳥死路入不遑惜其金唯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

金十倍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鷓鴣有兼弱之智

峰有收窠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廣雅曰野雞雉

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

楚辭曰彭鏗斟雉帝何饗難彭韜勉好和滋味斟白雉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

猪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常在地食

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捶其首媪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化為雉飛

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為

石置之沂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雉雉飛南集今

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

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祠中有聲如雉雉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傳母所作也衛侯女嫁

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傳母曰何如傳母曰且往當喪

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

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雌雉曰安果為雉耶言

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朝飛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

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群遊於山阿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

雉

雉

文選引太康
善注引太康
記云秦文公
時陳倉人掘
得媪若此而
不知其名道
逢二童子曰
此名為媪弗
迷云撥洋
謂切與此不
同

宿止當土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璅語曰有鳥從飛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

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五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

鳥五色皆備其名曰暈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

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博物志曰翟雉長兩雪惜其毛栖高樹之上不敢下食往

往餓死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駕乘

重翟羽蓋

崔豹古今注云有雉尾扇

宣驗記曰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故滅火往

來疲乏不以為苦

白雉 上空五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故雉白首如房不編 故曰雉應

又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

相喻宴食衣服有節則止

抱朴子曰白雉自有雉種南越尤多按地域圖今之九德

則古之越常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為瑞者貴其

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為奇

楚辭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 遊何利於楚乎也為越裳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

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北史曰後魏南安王禎孝文時為雍州刺史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疋以褒美之

三國典略曰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連里木煮白雉而食之

射雉

上卷五

左傳曰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皐編妻之皐皐編妻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曰時時暫出耳不復

如往日權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

能為害濬乃手足徹壞雉醫權由是遂絕不復射雉

吳志曰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

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拾書

宋書曰孝武帝常出射雉值兩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

乘失容亦乃聖躬攝沐

沈約宋書曰明帝與晉平王休祐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

肯入場日暮將及留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因遣壽

寂之等諸壯士退之日已欲闔與休祐相及遂拉殺之

又曰到揚與蕭道成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

齊書曰武帝好射雉竟陵王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郎鄧超諫射雉武帝為止久之承明未上將射雉子良復諫

又曰蕭景先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帶甲杖從廉察左右

又曰蕭敏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敗馬後張努損腰而卒

又曰桓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

又曰張欣泰為阿東內史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

面接松山欣泰負努射雉盜情聞於放

又曰袁彖為侍中形貌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持扶乃能徒步

又曰褚炫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羞召問侍臣吾且來如臯遂從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驚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懼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南史曰齊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翬中帷帳及步障皆衿以綠紅金銀鏤弩牙瑣瑁帖箭每出輒以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翬隊主俞靈酌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又曰武帝親拜陵蔡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
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
他辰

陳書曰新安王伯國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冢出遊田野必
與偕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羽族部五

鷄 雞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鷄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工商執雞郭玄曰取其

禮記禮下曰祭宗廟之鷄曰翰音

又曰令月季冬之月雉雊雞禮

又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左傳宣下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

月中而說

又成下晉與楚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六子從陸身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

又襄二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又襄三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齊魯伐

平陰州綽殖綽郭最
故自比於雞聞勝先鳴

又襄五曰公膳曰雙雞

又昭五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

又昭六曰秀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季氏芥其雞其

子播郈氏為之金距子平怒

毛詩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又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朝曷至哉雞栖于埘日之夕矣

又緇衣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風雨

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

既見君子云何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

不喜

又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

聲

尚書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論語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

又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雉雅未成雞曰健絕有力奮雞三尺為鷓栖於我為桀鑿垣而栖郭為埭郭注曰蜀雉也雅笑

為健古之雉雞

春秋說解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為大期莫寶也

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日鳴

詩汜曆樞曰候及東次氣發雞池三號冰始泮卒于丑以

成歲及東及於寅也承丑之季故謂之欠氣也雞為畜

周書曰太寒之日雞始乳

易通卦驗曰萬民鬪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假服陵暴孔子孔子

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為弟子

又曰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為雞鳴遂發傳去

又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

漢書曰徵昌邑王賀到濟陽求長鳴雞

又曰昌邑王之立為皇太子私置雞豚以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使人家養五雞

又曰王奉先好鬪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後即位以具

女為婕妤立為皇后奉先封侯

又曰方士曰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二人春到京以暮秋為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巨卿毋謂元伯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審也言未畢而巨卿至相隨升再拜毋極悅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修曰夫雞肋棄之

則可惜取之無所得以此知漢中王欲去也白戒嚴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群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使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越志曰雞冠四間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皆五尺餘

郭頌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王隱晉書曰郝詵母病若車及亡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至家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
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

又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餘擁眾假號皆平桓氏遂
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
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為長史及丁零反叛浩令道
伐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駟放群雞
駭散飛過塹集羌管皆燃因其驚亂縱兵繫之

晉書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
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賊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
羽書須吾下當比之

又載記曰符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食之既進朝
曰此雞栖於半露檢之驗焉

晉書武帝嘗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潮北埭雞始鳴
令呼為雞鳴埭

南史曰齊鬱林王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又曰傅琰字秀珪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雞何食一
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魏收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東清河人也正始元年夏
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

光表曰翅足眾多亦群小相扇動之象離而木足大脚弱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刺御也武帝覽之悅後數日而茹時

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又曰傳乾受嗜雞肉葵菜食傳靈越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受飯還而卒

北史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發奸擿伏有若神明嘗有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及食二雞世良叱而語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又曰齊彭城王洸為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諸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洸察知之守令畢集洸對眾曰食雞羹何不償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乃為神明

三國典略曰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故元其曰將赦庫令於殿門外建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

祿大夫司馬膺之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膺之曰案海中有

古曰天雞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雞為候

唐書曰劉武周公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其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懷振衣無所見

因而娠遂生武周為人驍勇善騎射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年講之雞年講謂雞三歲為秣

雞雞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

其頭也雞畏狸

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彪曰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蜀雞也

列子曰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乎曰

羊清當是
羊清之語
可据用學
紀問校正

類聚九十引此
作羊清作為秣
此年秣並說字
也

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望之似木雞矣
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鳴遂得逃
韓尸子曰戰如鬪雞勝者先鳴

韓子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因其能

淮南子曰雄雞夜啼庫兵動戎馬驚

淮南萬畢術曰孤桃之象令雞夜鳴取南孤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
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也

於棲也

足 呂氏春秋曰善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距數千而後

又曰白圭謂魏王曰布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佈粒醜滷滷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

所可用醜者

韓詩外傳曰田饒為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

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

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

從來近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

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霧為漿也

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雞卽下漏驗之畧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鬪

崔豹古今注曰雞一名燭夜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但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樹晝夜散食欲取呼名卽至取雞及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

論衡曰傳言淮南王得道畜昆^鳥天吠天上雞鳴雲中陳^稷要言棄晨雞大侯鳳驚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政也

太元經曰雌雞鳴晨雄雞宛頸隨後隨并河泊徐州風俗通曰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為之今呼雞者

朱朱也謹按設文解州州二口為謹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州與朱音相似耳

又曰騰除夕以雄雞著門上以和陰陽按今人卒病皆殺雄雞傳其心氣風者雞散治之東門雞頭雉蟲信善也

異苑曰朱文綉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綉既死羅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葬綉於其中北九百有雉

澗埋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為雉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嚮來往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嚮雉澗和清音

荀悅申鑒曰都孺子之駟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駟雞急則驚緩則滯馴而安之然入門

稽康宅無凶吉論曰夫同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

田學子紀開二
十引作別則
安然今本申
卷無此句

卷之八
八

者豈異之哉

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栖籠着牕間雞遂作人語與宗談語極有言致終

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

越絕書曰雞山勾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陂墟者吳王牧雞處

西河記曰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

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駭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二年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

則俱鳴

又曰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雖大皆使能言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

外朝往夕還

裴玄新言曰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

俗說以厭厲其氣玄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上氣上

升草木萌動羊齒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二月東門磔白雞頭可自合藥草木

本草經曰丹雞一名載丹

又曰烏雄雞主補中其血治踈折骨凡雞肉不食小兒令

生蛇蟲又令消髓

萬洪方曰五月七日深井深冢多有毒氣不可入也宜先

以雞毛試投井中直下無毒毛迴四邊不可入也

師曠告曰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雞飛集車上者雞
遷雌去

雜五行書曰欲求婦取雄雞兩毛燒黃酒中飲之所求必
得用戊子曰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龍魚河圖曰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
五色殺人

焦贛易林旅之夬曰十雉百雞雜常與母俱抱雞捕虎誰者
為怙

又歸妹之無妄曰雞方啄粟為狐所逐走不得息惶懼端
思

又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又異之選曰三雞啄粟十雞從養雜其兩寂

廣志曰雞有胡溝五指金鷄及翹之種大者蜀小者荆曰

雞金休者美舊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倍於常雞泳

昌郡無雞

異物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

博物志神農本草經曰雞卵可以作虎魄法取茯苓雞服

卵黃白渾雜者熟煮之及尚軟隨意刻作物形以沽酒漬

數宿既堅內着粉中假者乃亂真此世所恒用無不咸也

于寶樓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書生明術數入

亭宿端坐誦書夜半有人著皂衣來戶外呼亭主此有宿

客耶應曰然喑嗟而去須臾有赤衣問如前生問曰向黑

按此云則上
文脫字衣同

衣者誰答也舍母猪赤情者誰答曰西舍老雉雞也汝是
誰答曰我是蝟也明旦掘之得蝟大如琵琶毒長四尺并
異猪雞亭遂安靜

幽欣期交州記曰長鳴雞出日南

白澤圖曰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南州異物志曰狼育之雞特稟異聲地名

又曰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夢書曰雞為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雞憂武吏也眾雞入

門吏捕也群鬪舍中驚兵怖也

論墓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

任意用五色絲長五寸係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

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沈懷遠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雞鳴而起先於庭中

爆竹帖畫雞成斷縷五彩及雞於戶上

風土記曰乃有雞子五薰練形謂之練形又晨雞子一箇

助五
氣

吳錄曰合浦朱虛縣有山雞黑色樹栖

魏志曰平原太守刘邠印囊及山雞毛着器中使管轄轄

輅曰内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寸信出則有章此即一也

高岳岩岩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影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

鳴舞而元無由公子蒼野令人取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舞儻不知止遂至死常仲將為之賦甚美

博物志曰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自眩則溺

臨海異物志曰山雞狀如人家雞安陽諸山中多此雞時

距好鬪聞當時以家雞置其處取聞即可得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駿鷄駿鷄山雞也利距善鬪世以家

雞鬪之可禽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有

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

山頭雞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人取不

得雄者王雞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山海經曰鶩雞一名山雞養之穰大羅浮所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栖

顧愷湘中賦曰陽鴛山雞

陸機與弟書曰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周書曰成至時蜀太猷文翰者若皇雞鳥有文采者皇雞似是冀州謂之

時爾雅曰翰天雞也郭璞見爾雅

說文曰翰天雞也一名晨風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有火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十

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臨海異物志曰移雞黃冠青綬常住杉樹下頭上有長黃

毛頭及煩正青如垂綵

南越志曰新夷縣鳥多杉雞

尹子曰揚州之雞裸無毛

南越志曰高興縣多客雞如家雞五米采至則年穰

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以應潮慧軀輕近以遠潔形五雞

家雞而短色在海中水上每潮水將至此轉鳴相塵若

周景武廬山記曰白水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傍有大山竦

上有石雞冠岬如生道士李顛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

且忽摧毀告人曰雞卒如此吾其終乎因與親知訣別後

月餘果卒似知命云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一頁

前言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羽族部六 上卷二

鵝 上卷三

鴨 上卷三

鶩 上卷三

鳧 上卷三

我 上卷五

禮記內則曰舒鴈翠鴈也注曰雁屬

爾雅曰鵝鵝鶩鶩鶩鶩今舒雁鵝鶩鶩鶩鶩鶩

廣雅曰駕鵝野鵝也

吳志曰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於苑

中架屋施牀床凡以婦人服物着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地

家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夜無所道帝催問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九

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不即白
疑是鬼神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故景帝乃厚賜
之

晉書曰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一白
一蒼白者不能飛蒼者飛去董養字仲道歎曰昔有周時
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胡白國象其可盡言乎

又曰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
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
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躋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
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耶悅素豪徑前不荅時眾人並避
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

惟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死爰見惠悅又
不荅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少日而卒

宋書曰胡蕃為高祖從事征廣固累月未拔忽有烏如鵝
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番起賀曰蒼黑博色者戎
虜我虜歸我大言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又曰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往候之靜時寢夢人語曰夫
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適至靜虛已接待乃留帝
宿夜設粥無鮭新伏鵝卵令煑以為食賊平已靜為奮威
將軍

又曰劉暄初為江夏王宝玄郢州行事執事執期王祀索

煮臠帳下諗暄暄曰旦已煮鵝下煩復此室玄恚曰舅殊無謂陽之情

齊書曰下彬禽獸決錄目云鵝性頑而傲蓋比潘敞也

又曰桂陽之役朝庭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高帝引江淹入

中書曰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

文誥亦辨

南史曰何遠為永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

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燒

拜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札有遇陸納將不為古人所

笑乎

三國典略曰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

妾與信弟揆私通揆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

乃繫書于鵝頸信視之乃揆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李愬襲蔡州兵至懸瓠城夜半虐甚

城旁有鵝鴨池愬令驚繫之以雜其聲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鴈鴈鵝為旗幟

魯連子曰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孟子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避兄離母處於陵官曰歸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鵝願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其母殺是

鵝與之食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肉也出而吐之趙岐曰鵝與鵝聲也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

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鴉鷺有餘食下官曳
績穀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臣之所重
若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之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
也

異苑曰傳承為江夏守有一隻鴉失之三年忽引道得三
十餘頭來向承家

蔡記曰苻殷食鴉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
世說曰會稽有孤居老姥養一鴉鳴喚清長王逸少為太
守既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携親故命駕共往觀之姥聞二
千石當來即烹以待之逸少既至殊喪生意歎息彌日
俗記曰京下劉光祿養好鴉劉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

雙鴉為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雙鴉可
堪五萬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張鴻傳曰鴻為慕容皝黃門初刑鴻不熟顧下生黃鬚三
根長寸餘乃遣出官看鴉鴨

沈玄鵠賦序曰先大夫俞潁川者殊精意於善鴉求得可
鵠類於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冢折翼赤頭然
經潁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鴉從塚至足四
尺有九寸体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為慕容大所害若其
不終故為賦云

崔豹古今注曰夫鴉似鵠而大頸長八尺善聞好啖蛇
列異傳曰廬山左右常有野鴉數千為群長老傳言嘗有

一狸食明日見狸與於沙州之上如見繫縛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
吭山泉故號為泉鵝

兩京記曰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
聽經及還入京留在寺^書晝夜鳴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
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鐘即入堂伏
聽若聞泛說他事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
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嶺南異物志曰南道之甯蒙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
而為被復縱橫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軟
而性令偏宜^愛小兒而辟驚癩也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斗門垂
柳夾陰池中鵝鴨甚要

幽明錄曰晉義興中老主姚略壞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隻
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臯

臨海記曰邵東南有白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
湖古老相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桂^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煥然
又曰邵東有晏室山古老云越王時山上起望海館山下
有湖中有金鵝飛魚

唐書曰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祿東贊奉表曰聖
天子定四方日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麗^高恃月遠關於臣
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隲城陷陣指日凱旋奴^聞

陛下發駕少選之門也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如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鵠猶鴈也故作金鵠奉獻其鵠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淮南子曰魯般墨子以木為鵠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為工也

唐書曰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為木鵠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鴨 上四十五

爾雅曰舒鳧鶩也郭璞曰

廣雅曰鳧鶩鴨也

魏氏春秋曰司馬文公鎮許昌徵還擊羗繼至京師於帝平樂觀臨軍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劍之已書詔文曰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景王因是謀廢帝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聞野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使者

吳志曰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閑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以慮即毀之

陳書曰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戎軍自覆舟東移頃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及食調市人餽軍皆是交臂為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

石鵝千頭帝即炊米煮鵝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糧數
齊人人裹飯媿以鴨肉帝命衆軍葺食改之齊軍大潰

三國典略曰高德衆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群行於
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北史曰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揚素籠蹠
蘇威怯悞元胃元昊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上初然之

唐書曰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好養鴨未反前忽有野狸入
籠中咬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抱朴子曰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十日殺虎血等合和
之忽生草似胡麻一生取其實合之可以移形易貌

兩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
途亦競識其家

傅子曰鴨足何以取雞足何以斫取斫吾不知也何況問
天地乎

金樓子曰海鴨大如常鴨斑白文赤謂之交鳥

洞宜記曰武帝昇望月臺南端有三青鴨飛俄而下帝悅
之至夕鴨宿於臺端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執餅
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

風俗通曰鷄伏鴨卵雛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雛出而隨
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

博物志曰中諸藥毒已死者取生鴨斷頭以鴨項內病者

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唯喉中即蘇也

語林曰傳信貧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毛放承塵

上行落地轉恐怖

石崇金谷詩序曰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金

田十頃羊二百口雞猪鵝鴨之類莫不畢備

尋陽記曰周訪與商人共入官亭廟宿明起如廁見一白

頭翁訪逐之化為雄鴨還船欲煮之商人爭著遂飛去

廣書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

蔡氏化清經曰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

新言曰譬猛虎浮水不好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

太元經曰素纓之鴨翰音之鷄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

之狗修頸之馬君子之貌異也

吳地記曰鴨城者吳王築地以養鴨周數百里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鴨

嶺南異物志曰廣州浚淮縣金池黃家養鵝有鴨也嘗於

鴨菴中見麩金井遂多收掬之日得一兩線此則致富其

子孫皆為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黃氏力殫矣

鷺

說文曰鷺野鳧

春秋左傳曰公膳日双雞饗人竊更之以鷺子尾怒

春秋繁露曰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鷺當鳧可不對

曰鷺非鳧鳧非鷺愚以為不可

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兄子嚴敦書云李龍伯高不就猶為謹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說苑曰鶩無它心故庶人以為贄

崔寔正論曰今下儗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鶩蛇頸龜身五色紛兩亦可貴於鳳乎

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群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玄鶴二八也

廣志曰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旬晨鳧肥而耐寒宜為水

越地傳曰越人為競渡有薄溥少年各尚其勇為鶩浸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去

鳧上宜五

毛詩曰將翔將翔弋鳧與鴈

又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肴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肴既

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韓詩外傳曰趙倉唐病魏文侯太子擊使於外問太子曰

侯何好曰嗜晨鳧好北大於是遣唐繅北大奉晨鳧獻之

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燕子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

風俗通曰王喬者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不常
自縣詣一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
言其臨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奉羅張之
但得一双履乃詔尚方詎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
楚辭曰寧與騏驎挽輶將與雞鶩爭食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焦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克德

李陵贈蘇武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當留斯館
子當歸故鄉

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群不足
以喻疾豈可曰歸雁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不然
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後周書曰初賀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幸尋
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
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又矢請以為

觀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村不
庭皆如此也太祖太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於

周書曰太祖車駕幸城南遠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戲於池
面引弓射之一發而有貫從官懼呼拜賀今上命翰林繪

工寫之縑素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栖

息松間故俗謂松鳧

吳錄地理記曰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頭中有石

冢墓記曰閭闔家中有玉鳧

廣州先賢傳曰頌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致飛鳧白

鵝栖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

又曰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

如家所畜後遭母哀密歸至所居雙鳧復游戲池中

崔豹古今注曰鳧鴈常住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

海蛤不消隨其糞出以為藥倍勝餘音

蔡叔聞鳧賦曰冠綠施以耀首綴素毛以點纓

太平御覽見卷第九百一十九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九頁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上卷三

鳥 上卷五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鳥

左傳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

將奔桐立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

師其道鳥鳥得空叔向告晉侯曰城土有鳥齊師其道

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鳥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又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爾雅曰鷩斯鴨鵝楚鳥也又曰雅鳥小而多聲腹下白

又曰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脚復中

又曰有燕白脰鳥編似鳥而小赤背穴乳出西方

春秋運斗樞曰飛翔羽翻為陽陽飛仁故鳥反哺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為烏鳥孝鳥陽精天意烏在日中從

天以昭孝也

尚書稽曰火者陽也烏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烏瑞臻

漢書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又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郵亭

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適見之霸與語道

此後日吏還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

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聖釐不敢有所隱

後漢書馬援曰當居在西黑浪泊間詔書每到腹如湯火

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為點點道在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為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

梁兔產於床下

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一年生

九雛公為吏子為徒死百乘車

吳曆曰吳王為神王表立廟蒼龍門時有烏巢朱雀門上

晉書載記曰慕容冲之亂有群烏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

其聲甚悲古者以為聞羽不中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梁書曰高國有鳥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嘉於後主使其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諮殺傳緯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嘗晝寢於尚書省下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讚賢之報也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群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誠聰慧甚異常童

又曰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孝門室前有二慈鳥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前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未嘗有闕

又曰齊世辨性怯武平未為開府周師入鄴令辨干餘時即馳還北至紫陌喬不返顧後書曰宋慄遭母憂去職哭歐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且有群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又曰皇甫遐字永賢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母亡廬於墓側負土為墳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

思隋書曰煬帝起官丹陽將遊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駢不能止

唐書曰武德中張志寬純孝丁母憂於墓側負土成墳有烏巢于墓前樹上志寬哭臨烏輒悲鳴高祖聞之遣使吊

賜帛三十段表其門閭

又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鳥其末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爾豈唯一枝

又曰貞元四年夏鄭汴二州烏群皆去入田緒李納境內衙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故烏口多流血

又曰柳中郢為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賊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為天平軍節度受節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中郢自拜諫議大夫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又曰長慶中濮州雷澤縣百姓張憲在榆樹有烏巢因風墜二雛有鵲巢於東南樹引所墜二雛於其巢哺之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且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除害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之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韓子曰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則必搏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之畜臣亦然全臣不得全利大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君焉得不復祿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

死隨其翼

抱朴子曰石先生丹法取鳥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殺陰乾百日并禱服百日得壽五百歲

說苑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古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得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說福反為禍

楚辭曰羿鳥畢日鳥得解羽

集氏曰林日城上有鳥自鳴破家

風俗通曰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萊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左披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為鳥

又曰鳥號弓者柘桑枝條暢茂鳥登其上垂下着地鳥適飛去從復撥殺取以為弓因名山鳥號

說文曰鳥孝鳥也

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鳥銜鼓集顏所居村鳥口皆傷一境以為顏至孝故慈鳥來萃銜鼓之故令善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為鳥傷王莽改為孝鳥以章其行迹云

崔豹古今注曰鳥一名鷩鷩

述征記曰相風鳥在靈臺上遇于里則動

成公綏鳥賦序曰有孝鳥集余之廬乃喟爾嘆曰無仁惠

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鳥為瑞又矣以其反哺識養故

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瞻其所集國有道則見

國無道則隱斯鳳鳥之德何以加焉服惡鳥而賈生慎之

鳥善禽而吾嘉焉懼而作歌嘉善而武之不亦可乎

洞林曰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適吾病四十餘年暫來歸

在其家令吾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鳥

來鳴即便發作案卦中當時得獨蹄猪畜之馭躑路之後

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遙呼婦人

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避遂泣而去病如小聞吾與殷侯

共論此事曰鳥日之禽猪日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

畜陰之伏物用消太陽比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

之

南越記曰鳥賊魚常自浮水上鳥見以為死便啄以乃卷

取鳥故謂鳥賊魚今匹鳥化為之魚

地理志孤山正在江中有鳥飛入船人以飯與之鳥且飛

且啖

譙子法訓曰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有得之者如或

得知君子曰貴矣鳥若獨有反哺之心况人而无孝心者

乎

六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鄰人異群馬銜塊助成墳

劉義慶世說曰徐干木年少時常夢鳥從天而下銜長斗散樹其庭前鳥復上天銜繳下凡樹三繳竟鳥大鳴作惡聲而去徐後來得疾遂以惡終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焉三足禮義循物類合春秋元命苞曰有三足鳥者陽精其僕呼也僕呼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鳥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

後漢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七月丙申順陽獻三足鳥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慶詔曰夫人不受瑤池稱表瑞莫不感

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決

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蒸來

茲異祉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

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禮景

福在民予安敢攘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

官並進三級

隋書曰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鳥張掖獲玄狐各

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鳥者天后以為周室嘉應睿

宗時為皇嗣言曰鳥前足偽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

果如其言

又曰寶應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三足鳥獻

之

淮南子曰日中有踰鳥月有蟾蜍行謂三足也

抱朴子曰青泠傳云熒惑火精生朱鳥古今注所謂赤鳥

者朱鳥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鳥之精三足鳥何足三

足陽數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

萃其冠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吾乃覩西王母皜然白母首戴勝而

穴處有三足鳥為之使

論衡曰儒者言日中有三足鳥曰火也鳥入火中焦爛安

得立然鳥曰氣也

張衡靈憲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鳥鳥有三趾陽之類數奇

奇

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鳥為

西王母取食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鳥王者慈著天地則生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鳥遂累有赤鳥來集此

昌陵後縣案昌自曰鳥者日中之鳥有託体陽精應期曜

質以顯至德者也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

赤鳥

又曰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瑞應圖曰赤鳥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圖

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鳥若

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公即太上皇

吳志曰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赤烏見集於殿前朕所親

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常璩華陽國志曰棘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至孝赤烏巢于

其門

孝子傳曰吳叔和墀為人孝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其門

甘露降戶

薛綜作赤烏頌曰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

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鳥下

漢書曰孝昭元鳳三年有白鳥數千下集于泰山萊蕪山

之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鳥下集泰山黑鳥從之和帝

元興年白鳥一見廬江足皆赤

王隱晉書曰虞溥為都陽內史親勵學業為政嚴而不猛

寬裕簡素白鳥集都庭止于棗樹就執不動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歲羨縣民談會送白鳥皓質潔

映有若輝壁爰稽瑞圖寔惟嘉祥

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薛琮作白鳥頌曰粲焉白鳥皓體如素宗廟致敬乃湏來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鴻波東海輸之蒼烏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烏

隋書曰高祖受禪之年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

烏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烏王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

王帝主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頁

前空三行

卷九百二十



